



北狩行錄

宗 蔡 偉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
 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北至燕
 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
 給賜十救八九止燕京延壽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
 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裎之人太上聞之
 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憫念之卿為等
 細取索等第具一賜日未若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疋
 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淚下諤
 亦嗚咽流涕具日以聞遣姜諤散之幹離不作會城南
 面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

涕零毅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
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久之行在統屬謂之都管有職
小卑官充其任者既足統轄即合押班起居御藥楊師
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離壓不可為在此間頓
改舊制自燕京遷居雷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
一日謂都尉蔡偉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戴厄
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
江左雖居沈切思有以少助繼天之作今草得一書欲
厚遺本路都統求達於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商量
更潤飾之恐有未至偉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
秦檜亦在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尊號邀請淵
聖皇帝遂畱宿青城而正朔不叙請議至二月六日有

異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應
皇族盡出遂易置君乃令城下共舉前乞立張邦昌檜
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無行身為宰輔奉
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既不能忠於本
朝將何以効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衆心不從既而
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偉曰天祚大宋必
將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難游夏不能
措辭於其間明日具酒饋邀本路都統以聞其書曰某
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
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
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陋惟左
右畱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故有

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復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帝王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致突厥稽首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亡也終有沙陀以雪國耻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圖使高祖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

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為劉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雲適燕山安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莫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妄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寶國活民為世法耶抑欲法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

奉咫尺之書論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
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為
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日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
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
知而母言之則賢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
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覩縷伏望
台慈照察幸甚幸甚太上天安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
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
狩以來無書得閱一日聞外有貸書者以衣易之戊申
八月入見盡從韓州之民借書寓目春秋傳士廢之久
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憚宣諭蔡偉曰春
秋之書多弑君殺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偉頓

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
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止褒貶使後世知懼
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
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
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
之他日偉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
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所載理亂興
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采其華實擬其源流鈎纂
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
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隣事太上曰此
春秋也特蒙宣示以為榮觀太上皇有所見聞未嘗隱

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西南望久之謂左右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課諸王問安必命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於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他皆對此宗室晉郡王孝騫以下凡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買薪米均行給賜莫安居差孝騫仲晷御名宗職事宗室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

容降詔曰日來宗室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憤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在他鄉復得聚會何幸如之故以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注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戒爾後敢以未到韓州事陳訴者並其罪罪之母作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侍燕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加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齋行道脚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為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

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匱乞給賜衣物從之闕漸懼之衣
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
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徙居
五國城顧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國古乃
奉朝命令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畫行將帶太
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
當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
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
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
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應宗室不許隨行內
有神考親姪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
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紛者

太上聞之降誥戒飭曰艱難之際諱為先若復出入不
節言語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笑有失事體古人謂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係焉而今而
後戒之諱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聞

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各

體悉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情恕之如劉定宰

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剋太上曰羈族他邦不欲以口

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眾又五國字董八曷打下通

事慶哥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悞傳北人聞

之莫不加手于額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

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須即請批諭當便

應辨太上覽書不悅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

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於衆中選擇二人前去然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語極激烈夫

人奉書于太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荅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局分祇有一二人難以掇耶送示藥物雖出厚既以無官應命不敢輒留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之間必有深誨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於靈武披冒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臣所嫉遂令張璠錄其傳以賜韋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櫛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謀反金國蔡偉是日聞之萃王植駙馬都尉宗邦

光徑令途中立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為然翌日遣偉渡河以詢虛實既濟則千戶董按打曷者已陳兵河濱二逆搬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偉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行餘皆預然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偉曰吾儕前人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偉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殉國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辟僚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被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偉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宗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榛駙馬都尉向子扆內侍王若冲同偉實從之再三力

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俸所寓之地而引問焉
群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
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
為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
令之死使歸俸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
之以誥答之老夫自聞男孺等有誣告之事深悟眾叛
親離反求諸己固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
遠害寡過悔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復
何面目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謹論非卿不聞此語
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
而不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况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
者報之當何如必不食言千萬無隱一日以書宣示李

康曰予平日待蔡俸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
其書面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
其道今陛下蒙塵之際遽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
虛細懷誨得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
之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
故老曰熙寧間富弼為相有于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
數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戒遠讒佞近忠
良神考親書答詔曰苟非誠意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
此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敬納是戒太上稽首而言
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誠孝每以忘辰輟膳

思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偉書於坐側金匱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群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親盛際使我得回暝目足矣群臣再拜稱慶藥材畱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賜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內使及燒諸本位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邢容隱辦宗室仲晷等八百餘人自韓州徙居上京至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曰此輩何辜至于是令李括宣諭蔡偉草表一通候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

謂不多深欲記錄未有其人詢之蔡偉以謂學問文采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謹虛位下隨行群臣不一大小未嘗名呼平日每有遣使則溫言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于歌咏者千有餘首以示逆告變之後秉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成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予皆在繫維之中當求諸已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瑄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北狩行錄終



